

後趙主石季龍時豪威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

宋武帝以子付王脩南史

廬陵孝獻王劉義真宋武帝子也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十二從北征及關中平武帝東遷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露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卜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為之憫然尉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授帝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

三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關中流戶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

宋文帝委劉湛南史

宋文帝時劉湛為江夏王義恭撫軍長史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之陳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為之酸懷乃不欲苟為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杖不可不得其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停彼壘頃朝臣零落相係字懷轉寡湛定國氣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傳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

齊武帝任慧曉南史

齊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

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
鑿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
卿何以輔持廬陵荅曰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
人不煩帝大悅

梁武帝委任紹叔南史

齊廢帝東昏侯時梁武帝蕭衍為雍州刺史有鄭紹叔歸衍補
為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于衍遣主帥杜伯符欲為刺
害詐言作使衍亦密知衍初起兵以詔叔為冠軍將軍改驍騎
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
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北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
內我故留卿以為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
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關乏梁武即位天監初

人為傳

梁武帝任韋叡守郢南中

梁武帝初師尅郢管平茹湖有韋叡字懷文者多建策詩書用
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驕驥而不乘焉
違違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
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
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餼料簡隱而咸為營理百姓賴之

周文帝推心蘇綽北史

周文帝時蘇綽封美陽縣伯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
農卿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
已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
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

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

隋文帝任辛彥之北史

周宣帝即位時拜辛彥之為小宗伯時立五后切諫免官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竝供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略州刺史

唐太宗命魏徵為太子太師事文類聚

唐太宗時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蹇貴重無喻魏徵遣傳太子慰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曰病可

全文

唐太宗重刺史之任事文類聚

唐太宗嘗曰朕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每對之得材否狀輒疏下方以擬廢置於是官得其人民亡愁嘆始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

唐太宗擢道裕唐書

太宗貞觀末李道裕為侍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

唐太宗命議琛捕盜唐書

唐太宗貞觀中李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文成公主貢金
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
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

唐高宗以元超輔國唐書

唐高宗時薛元超遷中書侍郎帝嘗宴諸王帝謂曰任卿中書
宰籍多人哉就拜中書令俄帝幸洛陽留輔太子監國勅曰朕
留卿若失一臂願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

唐玄宗專任姚崇唐書

玄宗躬萬機朝夕詢建而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姚崇佐
裁決政得專任崇第除因近舍客廬命盧懷慎奉崇病瘳移
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
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木也乃已

唐玄宗用蘇詵唐書

唐玄宗時蘇詵字廷言蘇頲弟也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
遷祕書詳正學士累轉給事中特蘇頲為紫微侍郎固辭玄宗
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
說卿言非公也

唐肅宗以瑄參機務唐書

唐玄宗時房瑄字次律遷憲部侍郎天寶十五載玄宗狩蜀瑄
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尚中書門下平章事從
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
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箱索虜情辭吐華陽帝為改容
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瑄參決諸將相莫敢望
唐憲宗留元膺給事左右唐書

唐憲宗時呂元膺為同州刺史既謝帝問政事所對詳詰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留左右柰何出之李藩裴均謝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昧死請留元膺給事左右

宋太祖任再雄宋史

辰州瑤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于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暫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復召至闕面加獎激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為辰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廩終太祖世邊境無患

宋英宗用蘇軾宋史

英宗自藩邸聞蘇軾之及即位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比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宋神宗任用范育宋史

神宗以進士范育為涇陽令育以養親告歸既而從張載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堅

謹說殄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育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載等數人

宋哲宗委用鮮于侁宋史

神宗時鮮于侁字子駿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移揚州哲宗初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培歛虐害竄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間其重臨如身慈父母召為太常少卿

元太祖重任王禕元史

元太祖命闐里畢與皇大帝國王分撥諸侯王城邑諭闐里畢曰漢人中若王穢宜撫者可任使之遂以前職兼判三司副使後又命貴臣總括歸附工匠之數將俾大臣分掌之大師阿海

具列諸大臣名以聞帝曰朕忘姓名耳其父曰得之矣舊人王宣撫可任是職遂命職掌之時都城廟學既燬於燹穢取舊樞密院地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城陽石鼓列廡下

元世祖召用陳思濟元史

元世祖在潛邸時聞陳思濟之名召之以備顧問既即位始建省部俾掌敷奏世祖以京兆為國重鎮命廉希憲等行中書省于陝西思濟寔與偕行多所贊畫中統三年詔誅王文統召廉希憲入中書思濟還仍掌敷奏事無巨細悉就準繩姚樞許衡皆器重之會阿合馬入省恥其位在希憲左每欲肆意而行希憲守正不從及希憲去位省臣日展集掾屬皆憚阿合馬莫敢前思濟獨先以文牘進阿合馬輒下希憲位署押思濟還掩以手

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怒曰視之衆為之懼思濟神色自若除右司都事從希憲行省山未未幾召還至元五年分命中書省總百揆御史臺正百官一特照陟登庸憲章程式多出其手

元世祖器重崔彥元史

元世祖時崔彥字文卿負才氣剛直敢言帝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牙納木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也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

元世祖任葉李為尚書左丞元史

葉李字太白世祖至元間會尚書省立授李資善大夫尚書左

丞李因前漢謂論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始定至元鈔法又請立太學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畧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其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

元世祖稱王倚修明元史

元世祖時王倚為工部尚書行匠部總管至元二十一年詔立東宮官屬以倚為家丞又置崇用司掌貨幣出納令倚兼之後以疾辭職仍給太子家丞祿以優養之倚上言不事事而倚

竊祿貪臣心誠所未安不許力辭再四方許之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為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為倚儲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儲素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

元世祖超遷張思明元史

元世祖時張思明字士瞻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辟御史臺掾又辟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合馬既死世祖追咎其奸歎命尚書薄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蓋輸其賊以入思明抱慙從日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帝聽忘疲曰讀人吐音上似侍儀舍人右丞對曰正由舍人選為掾帝奇之曰斯人可用明日擢為大都路治中思明以超遷踰等固辭乃改湖廣行省都事

元世祖汰選通才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寅丞相安童等言阿合馬專政時所用大小官員例皆奏罷其間豈無通才宜擇可用者仍用之詔依所言汰選毋徇私情

元世祖論官元史

世祖論丞相昂吉兒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能兼此三者乃為稱職爾縱有功宰相非可觀者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阿里年少亦精敏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率眾來歸或可以相位處之又顧謂左右曰汝可與姚樞等江南官吏太冗此卿輩所知而皆未嘗言昂吉兒乃為朕言之近侍劉鐵木兒因言阿里海牙屬吏張鼎今亦參知政事詔即罷去遂命平章政事哈伯等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及諸南儒今為宰

相宣慰及各路達路花赤佩虎符者俱多謬濫其議所以減汰之者

元世祖量材任用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遣要東木勾考荆湖行省錢穀中書擬要東木平章政事脫脫忽魯知政事有旨要東木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筭官足矣脫脫忽魯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等所進擬令人耻之其以朕意諭安童

元仁宗親薦天章元史

仁宗以卜天章為刑部郎中有告諸侯王謀不軌者勅天章訊王之賞賚優渥尚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章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食賄卜天章也因問今何官天章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

以謝仲和為尚書卿為郎中皆朕親薦也汝宜奉職勿怠即以中書刑部印章付之既視事入覲賜酒隆福宮及錦衣三襲後命治反獄帝顧左右曰天章廉慎人也必得其情天章承命獄賴不冤

元文宗眷注起宗元史

元仁宗時秦起宗字元卿遷南臺御史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是時蜀省襄加台拒命未平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為失計其後八番師還無敢擾於道路者朝議以起宗治蜀幕府忘其名曰秦元卿帝引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臺御史

元順帝命將安邊元史

順帝謂賽典赤曰雲南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
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賽典赤拜受命退朝即訪求知
雲南地理者畫具山川城廓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為圖以進帝
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鈔五十萬緡金寶無算時宗
王脫忽魯方鎮雲南惑於左右之言以賽典赤至必奪其權具
甲兵以為脩賽典赤聞之乃遣其子納速刺丁先至王所請曰
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皆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
境即加撫循今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其下曰
吾機為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撒滿位哈乃等至賽典赤問以
何禮見對曰吾等與納速刺丁皆來視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
皆改名馬為贊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畢
酒罷盡以與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為宗

至親臣未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
見王未敢擅授令一人還先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聽賽典
赤所為

用人之法 九任用人之道理

金世宗君臣論任官金史

世宗時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為禮部主事帝曰朕既嘗語卿百官當
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云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悉之若久於其職
俾材勝於新人事既經練亦必有濟後不可輕易改除又言凡稱政有異迹者
謂其斷事有誤才也若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
事者謂方今孝弟無恥道缺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
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為上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遷闊故人合官

以教化為餘事此等第所以廢也若論所司官更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察舉皆等第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賦巧一旦見用猶為能吏此廉恥所以喪也若論所司察舉官吏必審其為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覲覲非道求進者必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恥可興矣帝又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矣得人平章政事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得非常之材曰崔祐甫為相永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歟

金世宗諭相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十二月辛巳謂宰臣曰岐國用人但一言合意便升用之一言之失便責罰之凡人言辭得一失賢者不免自苦用人咸試以事若止以奏對之間安能知人賢否朕之取人衆所與者用之不以獨見為是也

金世宗諭用人之法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八月甲申帝謂宰臣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

力積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往往至於若若此不思之甚也
何嘗寧使其早用朝廷必得補助之力惜其已衰老矣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

金世宗不循資格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十月尚書省奏擬除授而拘以資格上曰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例國家事務皆須得人汝等不能隨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朕固不知用人之術汝等但務循資守格不思進用才能豈以才能見用將奪己之祿位乎不然是無知人之明也群臣皆曰臣等豈敢蔽賢才識不逮耳

宋太祖用長護短事文類聚

宋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

諫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元世祖命犯輕罪錄用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言罪黜之人久忘其名又復奏用乞戒約帝曰卿等所言固是然其間豈無罪輕可錄用者御史大夫王速帖木兒對曰以各人所犯罪狀明白敷奏用否當取聖裁從之

元世祖論陞降官職元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三月江淮行省忙兀帶言宜除軍官更調法死事者增散官病故者降一等世祖曰父兄雖死事子弟不勝任者安可用之苟賢矣則病故者亦不可降也

元成宗選用漢人元史

元成宗元貞二年正月御史臺臣言漢人為同寮者嘗為殺人搃撫其罪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侍者寶赤速古而赤中擇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體者為之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

君門

待士

能待遇賢士者

漢高祖延坐酈生前漢

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為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後秦主姚興宗儒士晉書

姚興字子略晉孝武時僭即帝號興在位留心政事苞容廣納

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羨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與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符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十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脩已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

蜀主王建禮下五代史

蜀主王建雖起盜賊而為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韋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建謂其左右曰吾為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批等百

餘人並見信用

求諫

求臣下之諫諍者

唐高祖與羣臣論事唐書

唐高祖每與杜正倫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為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頷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禪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及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曰吾兒幼未有就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勗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况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息驕今若詔天

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晚李

唐太宗令公卿書魏徵表於笏事文類聚

唐太子太師魏玄成薨太宗謂侍臣曰玄成已沒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有愛有憎所宜詳慎若愛而知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必諫也

金世宗謂宰臣不以正對金史

世宗謂宰執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當參民間利害及時事之可否以時敷奏不可公餘輒從自便優游而已如海陵以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

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

金世宗求宰臣言事金史

金世宗諭宰臣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常欲人直諫而無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之又何難也又嘗謂宰執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則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朕見緘默不言之人不欲觀之矣又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宰臣無以對

宋太宗諭宋琪無得顧避宋史

宋太宗冬郊祀禮畢加宋琪為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一日

上謂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處顏色嚴毅左右無敢
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欵曲商榷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
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謝曰臣等非才待罪
相府陛下曲賜溫顏令盡愚懇敢不傾竭以副聖意

宋仁宗詔百官悉對宋史

仁宗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朕躬闕失左
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朕欲聞之其
悉以陳壬戌以霖雨錄繫囚癸亥以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
備豫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興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
及防微杜漸之策召知制誥諫官御史等諭之使悉對于篇

神宗召蘇軾指陳過失宋史

神宗召知制誥蘇軾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

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
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頌以安靜待物之求
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
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

宋高宗喻臣無存形迹宋史

宋高宗時龔茂良字實之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
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
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
自今諸事毋徇私若卿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
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
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于外

宋寧宗因灾詔中外陳朝廷過失宋史

寧宗慶元六年五月丙辰以旱決中外繫囚除茶鹽賞錢
有司上慶元寬恤詔令役法操要癸亥避正殿減膳丙寅詔大理
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關兩州縣釋杖以下囚戊辰詔侍從臺諫
兩省卿監即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辛未以久不雨詔
中外陳朝廷過失及時政利害

元英宗喻拜住母忘規諫 元史

英宗嘗從容謂丞相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
及汝為朕股肱母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謝曰昔堯
舜為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為君拒諫自
賢悅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民到于今稱爲無道之
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
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

納諫

聽納諫臣之言者

晉平公罷臺 說苑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
趨民時今春築臺害民時也夫德不施而又奪其時是重
竭也夫救百姓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
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衛靈公罷役 新序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隕隅有龜
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映不首民誠寒矣天寒而起役
恐傷民乎公曰善令罷役

楚莊王罷師 說苑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
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
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
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
客罷陽夏之師

楚莊聽申叔立陳太子史記

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
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群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
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入田田主奪之牛
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
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
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

是爲成公

楚莊王納蘇漢之諫說苑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處
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
之高爵食君之厚祿受君之厚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
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綢衽右朝服曰吾鍾
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
吾左執蘇從右手抽陰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楚莊王納伍舉之諫吳越春秋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滯於聲色左手擁秦姬
右手抱越女身坐鍾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

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
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
將為射者所圖絃矢卒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
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遂霸天下威伏讓

楚靈王不遊章華之臺 吳越春秋

楚靈王立建章華之臺伍舉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
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
以上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以之為
義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
備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
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
豈前王之所成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

工去飾不遊於臺

始皇聽茅焦言迎太后 說苑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孽即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毒專
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闔閭目
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嬖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聞者
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官毒敗始皇
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蕢
陽官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蒞藜其春肉幹四
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
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
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
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

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
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
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
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
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
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
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
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
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
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
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葬陽官有不孝之行從蒞蒞於諫
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

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右
之右手扞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
之爲上卿皇帝立駕于殿賜爵左方自行迎太后黃陽宮歸
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入宮侍茅焦及飲太后曰抗狂令直使
賊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漢書高祖本紀蕭何

高祖以蕭何爲相國何請曰長安地隘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
得入田毋收橐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
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待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
下繫之暴也上口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
相國多受賈金爲請吾苑以有妨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
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

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襍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爲禁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爾

漢光武納伏湛之奏後漢

光武即位知伏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

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與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乎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懼百姓怨懼誠臣

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女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
有司使極遇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
竟不親征

漢光武貫祭遵 後漢

光武過潁陽見祭遵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
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陳副諫曰明公常欲
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光武乃貫之以爲刺姦
將軍謂諸將曰當脩祭遵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鄉也

漢桓帝納諫出宮人 後漢

漢桓帝時陳蕃爲尚書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
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桓

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明追錄河南
尹鄧萬世父適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鵠先人之絕封近習以
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
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
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
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
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
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灾且聚而
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
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
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成夫不有真養則蒼蠅不飛陛下宜
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又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

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

魏文帝納王朗諫獵 事文類聚

魏文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王朗時為司空上疏諫帝報曰
覽表雖魏絳補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
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
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吳孫權聽張紘止戰 吳書

吳主孫權時張紘字子綱為長史從權征合肥城久不拔紘曰
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恐并
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會
救騎至權率騎將注突敵紘諫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今麾下特
盛壯氣忽絕暴虜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加敵場此乃偏
將之恣耳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其言而止

晉武容直 晉書

晉武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
請罪之帝曰讜言塞言謂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
以爭臣為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晉元帝絕酒 晉書

晉元帝性簡儉沖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
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前秦苻堅聽諫去珠簾 晉書

秦主苻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
殿以朝群臣官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
之尚書郎裴元畧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

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頽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瑋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脩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西二漢之從封臣之頽也堅大悅命去珠簾

後秦姚萇知過 晉書

後秦主姚萇性簡率群下聞諫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駕馭群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

後秦姚興覽疏赦王尚 晉書

後秦姚興時南涼主秃髮傉檀獻馬三千疋羊三萬頭興為

忠已乃署為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中屠英請留尚興弗許引主簿胡威見之威流涕諫興乃遣西平人車晉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傉檀會得檀已至姑臧晉以狀先告之傉檀懼脇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厓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未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敏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讎居奉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有張氏頽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鴟以之翻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災如之禍幸皇慶降春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水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

朝弄政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效未酬思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妻裝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簿未等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黜免罔罔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夔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空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戢刀是寄未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勲則功重言墩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又沉僞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

心實發遂策名委質位添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爾披欵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赦尚之罪以為尚書

前趙劉曜悅謀停役

晉書

前趙主劉曜大興元年即帝位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恢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迨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成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摸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鄴明功億前後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為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

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擲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銅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閭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魑石椁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儻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興亡奢儉固然於前惟陛下覽之矍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之聞眇當今極矣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

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

成主李惟從諫

晉書

成太宗李惟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惟遜辭謝之惟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杜太官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酗也惟即捨之惟無事小出褻於後持矛馳馬過惟惟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惟寤即還

宋武帝以謝晦陳去寵

南史

宋武帝劉裕初平閔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

魏文成聽高允止使 北史

魏文成帝時給事中郎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高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堂可以周視遠近若廣脩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有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

隋文帝納諫赦大僕監官 唐書

蘇突通仕隋為虎賁郎將隋文帝命覆讎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大僕監官史千五百人將賜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人

帝以此通雖自曰臣願身死戮以從衆死帝悟曰朕不明乃奪作
赦之以旌善言

唐太宗善劉洎之言 唐書

唐太宗時劉洎遷侍中太宗忽謂群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今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

唐太宗以遂良言嚴封禪 唐書

太宗貞觀中以褚遂良為起居郎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即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羣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奉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嚴封禪

唐太宗不受貢金 唐書

唐太宗時褚遂良進黃門侍郎參宗朝政莫離文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部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

唐太宗悅諫 唐書

唐太宗時劉洎字思道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小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龜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勵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群臣訪以今古治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

變而退以廣敬也異官而處以遠嫌也問者太子一入侍遊旬不出師傳察窠具食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群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遷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諸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是朕悅諫熱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

唐太宗從諫不討馮盎 唐書

唐高祖武德五年馮盎始以地降帝初為高羅春曰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國高州總管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為春州刺史智或為東合州刺史盎徙封耿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召右武衛將軍蘭蓋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

天下初定創夷未復大兵之餘疲薦方作且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且益不及未定時略州縣遠夷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及未狀當懷之以德益懼必自來帝乃遣故騎常侍韋叔諧喻益益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時募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益可擊狀帝不許罷之

唐太宗以魏徵諫疏列為屏障唐書

太宗時魏徵為侍中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時有上封事者衆或不切於事帝厭欲如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意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為國之益言而非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自冬至五月不雨徵又極言政治有十不克終之漸是以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休明之期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深懼書

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公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尚何爾顏幾公相見哉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賜黃金十斤馬二匹

唐高宗褒獎處後告書

唐高宗以郝處俊為中書侍郎上元初高宗親臨翔鳳閣時亦將與太常音技分東西別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高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誣者必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逐後俱兒優子言辭無度不負勝相讓謂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

唐高宗納蕭鈞諫刑唐書

唐高宗永徽中蕭鈞奏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

得跳業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終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為官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蕭鈞言林示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為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即宥工徙遠裔

唐武后從諫罷役唐書

武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狄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

唐代宗興造來濟行唐書

唐代宗廣德初術士李國慎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禱靈昭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尊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為堂皇給下戶掃除又即羲扶谷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饑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為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為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以違神靈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宜然婆父之齋詔不經見若為地建祖廟夫必胎向背之責夫欲若龍所託其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崇去龍之心破生人之產若三皇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官廟春秋彝饗此復營造是謂瀆神夫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即劾國禎等動眾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營罔天聽負抱築糶

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災孽并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輯
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

唐德宗降黜盧杞唐書

唐德宗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
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盧杞為相乃調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
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誓然肆為之後雖斥然帝念
之不衰杞反易天常使萬乘播遷幸赦不誅又委大州失天下
望諫臣趙需張薦等聚對極言杞罪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
寒膺良士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小州可
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誇何乃詔為豐州別
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
曰此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而喜杞遂死豐州

唐德宗悟鄭綱言罷麻唐書

德宗以鄭綱為中書舍人上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為舊
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凡左右神策以監軍
為中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言
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
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著為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
時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
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私若麻制宣言天下謂爾脅我為之文
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曰宰
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

唐憲宗悅崎諫唐書

唐憲宗時李遜為給事中故事天子以崎日聽政對群臣遜奏

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陳當不時上豈宜限以日如是畢歲得望天子者幾何唐憲宗悅從之

唐憲宗聽居易言 唐書

唐憲宗以白居易為左拾遺元和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弟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

唐敬宗以裴度諫視為 唐書

唐敬宗縱弛日晏坐朝裴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

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迤英益稀恐萬機泰更有所憂關夫頤養之道常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云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

唐文宗嘉魏謩直言 唐書

唐文宗時魏謩字由之徵五世孫為右拾遺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事誅死二女没入宮謩上言陛下不悅聲色于今十年近來稍意聲妓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恐傷治道之本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直言無諱每覽國史朕甚嘉之謩今屢有獻納辭旨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昔太宗得徵參裨闕失朕今得謩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

庶幾處無過之地

唐文宗擢公權為諫議大夫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斥旨周墀為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諍臣之風今擢卿諫議大夫

唐主聽崇寢令

五代史

南唐主李景下令中外庶敢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群臣非召見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肖儼上疏切諫不報衛軍都虞候賈崇請閣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平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迺接疎遠未嘗壅閉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景為之與臣下隔絕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為咽景為之

勳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

蜀主孟昶語諫

五代史

後蜀主孟昶好打球走馬又為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

金世宗止獵

金史

金世宗丙子獻享山陵禮畢欲獵而還左丞相晏等諫曰逸事未寧不宜游幸成實還宮因諭晏等曰朕常慕古之帝王虛心受諫卿等有言即言毋緘默以自便

金世宗悟

金史

石琚字子美金世宗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蓋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屢舉近

事數十顯著為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瑀瑀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瑀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

金章宗詔答汝霖金史

章宗在諒陰初出獵諫院聯章言心喪中未宜其後冬獵張汝霖諫之詔答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事殊難同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為當矣

宋太祖征太原班師宋史

太祖親征太原夜半傳呼壁外繼元降太祖令衛士環甲將開登門八作使趙彛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太祖使伺之果降者也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

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借竊帝王之號者昔曰與中國為隣今日與陛下為臣最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久駐師徒且太原得之未必為多失之未足為辱今時黨於燕隸當暑雨儻河津泛溢道路阻艱輦運稽留於勞宸慮太祖覽奏甚喜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欲班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繫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士皆感泣遂班師

宋太宗用策不誅李繼遷母宋史

太宗時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呂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

若軍國大計端備佐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髯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欽請命端之力也

宋真宗善王旦言 宋史

真宗時王欽若與陳克叟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愈爭帝召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

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
願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
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
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
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
俟少閒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
皆罷

宋仁宗遣女 宋史

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子王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
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
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

宋仁宗不逐直臣 宋史

仁宗時唐介字子方賤嶺南帝遣中使護以往胡宿言事有不
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追還

宋英宗覽奏立諫官 宋史

英宗治平二年呂誨字獻可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
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防雍蔽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
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臺闕中丞御史五員
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壅塞
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為陛下羞之帝覽奏即命必知諫院

宋神宗聽罷朝錢 宋史

神宗以劉摯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
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關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
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

耶方平瞿然托摯為奏曰關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威
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
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
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
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帝從之

宋哲宗納蘇轍切言 宋史

哲宗以蘇子由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廢政至是五年矣
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
防劉摯等患之欲稍引用以平風怨謂之調亭宣仁后疑不決轍
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不以
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
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

國始此理之必然未聞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垆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朝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人共事謂之調亭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成害正人漸復舊

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推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殿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亭之說遂已

宋徽宗聽言逐鵬 宋史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江公望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官日對徽宗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鵬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鵬鵬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

宋高宗納諫 宋史

高宗時李彥穎字秀淑為吏部兼養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古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

激切上意不憚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忒所以敢
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
求諸道上帝遂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除吏部尚書
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築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書納焉

宋高宗焚翠羽 宋史

高宗時王十朋諫曰陛下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
若是豈法令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
乎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羽焚之

元世祖納言 元史

元世祖敕犯盜者皆棄市侍寶即董文忠言盜有強竊賊有多
寡似難悉實于法帝然其言遂命止之

元世祖不伐日本 元史

世祖遣使召日本使臣言日本國地不廣而民多其地不廣而民多
其計日本三國良弼言臣等日本國地不廣而民多其地不廣而民多
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殺得其地不可富況舟師渡海
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使帝從之

元仁宗聽乃不伐只直言 元史

仁宗以楊朵兒答為侍衛其言事皆直帝然其言朵兒答一日至
入九奏曰臣非愛納辭誠不願陛下有移御之憂仁宗曰為卿有之可左遷為
昌平令昌平歲內刑餘欲以左納辭朵兒答又言曰御史宰京邑無
不可者但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身命為卿後之來者不允後數日
帝讀真觀政要朵兒答侍側帝顧謂曰然彼言事直者皆用之對曰直者大
宗太宗不聽微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何然然則直者亦成爾直名也

元英宗止燈 元史

元英宗至治元年春正月帝欲結綵樓於禁中元夕張燈設宴時居先帝喪祭議張養浩上疏拜住謂當進諫即袖其疏入奏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廷之嚴宮掖之邃亦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為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為法以喜奢樂近為戒帝悅而止仍賜養浩帛以旌直言

元英宗納拜住之奏 元史

元英宗時拜住進右丞相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歛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恩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納言

能納人臣之善言者

武丁納祖己言修政事 史記

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謂王曰惟天監下典欲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柰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周武王與太公論賢 說苑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

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誅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誅譽之情矣

魯僖公不焚巫尪 左傳

魯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晉文公用子犯之言而霸 左傳

魯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其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宋襄公從公孫固言贈重耳 國語

晉公子重耳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孤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孤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逞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晉文公納襄王 周語

晉文公元年冬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君蓋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修身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嚴十之狄以啓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右師取昭叔于温殺之于隰城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城周遂定之于郊王饗醴命公胙侑

晉文公納善言以霸 新序

晉文公田於魏遇老夫問曰魏之為魏久矣子處此故矣魏亡其有說乎對曰魏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其所以亡公乃輟田而歸告趙衰衰曰其人安在公曰吾

不與之來也襄曰古之君聽其言而用其人今則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公乃召而賞之於是樂納善言而卒以霸

晉文公納咎犯之言 說苑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違苴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違苴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道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

晉平公善叔向言 說苑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慮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人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陳者

楚平王納子勝言遷許 左傳

魯昭公十八年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也 平王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敝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放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祈 實白羽

楚惠王改相子國 左傳

魯哀公十七年楚惠王與葉公枚小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求他日改小子國而使為令尹

魏武侯謝吳起 新序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不穀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謝曰天使天子振寡人之過也

梁君獵得善言 新序

梁君獵見白鴈群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止之不止鴈羣駭因怒欲射行者公孫襲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怒曰不與其君而顧他人何也襲曰昔齊景公大旱卜曰當以人祠乃兩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寡人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必鴈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無異於狼虎梁君接其手與上車臨曰幸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

齊桓聽管仲輟攻魯 說苑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其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齊景公納晏子之言 事文類聚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温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衣發粟以與飢貧者

齊襄王聽諫勞田單 戰國策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齊襄王為太子徵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

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舉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齊威王賞諫 戰國策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朝服衣冠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諂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齊王益封田單 戰國策

齊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
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
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
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
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
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
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正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
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
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
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
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
其志欲為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

惟我疆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彙其志欲有為也願
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
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焉為子
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
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
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
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
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
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
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
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端
儒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

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圍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
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關而迎王
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昭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
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
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盜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秦王釋范雎 戰國策

社擊反秦王大怒而欲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鄰之賤人也聞
罪於楚魏適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接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
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
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
樂賜死而恩以相堊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
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漢高祖納韓彭白都關中 前漢

漢高祖時婁敬成隴西過雒陽見帝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
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
業善十餘世公劉居豳大王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
斷虞芮訟始受命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
殷周公相成王迺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
職道里鈞也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九居此者欲令務
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
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
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
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
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前

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羨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留侯亦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封劉敬爲奉春君

漢高祖以張良言銷印 前漢

楚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說王復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謂漢王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死命乎且夫天下游士遠去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

但日夜趨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唯毋強欲臣從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輒會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

漢高祖賞田肯 前漢

高祖六年會諸侯于陳禽韓信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執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漢光武納蔡茂之言 後漢